

說部叢書

第二集
第二十七編

偵探小說

貝克偵探談初編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新譯
教育
小說
苦兒流浪記

三册 八角

此書原著者爲法國文豪愛克脫麥羅氏。譯者爲吳縣包公毅先生。別署天笑生。先生文名噪海外。所有譯著。一經出版。往往不脛而走。有口實碑。先生既譯是書。自謂其原書內容。與畏廬林先生所譯之塊肉餘生述。同工異曲。於男女學校少年諸子人格修養上。良多裨益。現在英德俄日。均有譯本。世界流行。可達百萬部。然則是書之價值。可以想見。况復經包先生以生花之妙筆。寫痛苦之事情。曲曲傳神。面面俱到乎。讀是書者。與其視爲小說。毋寧視爲文學讀本。

五一四五號

中華民國三年六月五日出版
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十七日初版發行
中華民國四年十月二十日再版發行

(頁克偵探談初編一冊)

(每册定價大洋叁角伍分)

著者
原作
人譯述者
發行人
印刷人
印刷所
總發行所
分售處

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

福州	長沙	商	北京	上海	鮑	上海	印	上海	靜	閩	英國
廣州	安慶	務	天津	海	上海	北	北	海	侯	馬	馬
潮州	蕪湖	印	保定	棋	北	河	河	棋	陳	克	克
桂林	南京	書	奉天	盤	路	南	南	盤	林	丹	丹
雲南	南昌	分	龍江	街	北	路	路	街	家	諾	諾
澳門	杭州	館	吉林	中	首	寶	寶	中	紆	保	保
香港	關路		長春	市	寶	山	山	市	慶	德	德
			漢口		昌	路	路			慶	慶

克偵探談初編目錄

尸言

因微見著

珠寶墜水

西班牙罪人

毬場伏尸

紅玉被盜

貝克偵探談初編

戶言

著書者曰。余觀偵探家貝克。將遠行矣。室中置大篋。加之以鎗。覆以外衣。及行杖。兩釣竿。一魚籃。據案作書。尙回首語其侍者。侍者方爲貝克飭行事。貝克曰。白恩司。汝爲我倩一馬車至門。語後侍者出。侍者甫出。電鈴已動。似德律風中有人將告語者。貝克曰。白恩司。汝就德律風問何人。汝告以吾出行。極遠。勿言在家也。侍者曰。諾。卽就德律風問來人何語。但聞侍者曰。行矣。赴村間。不審吾主人之安適。復言曰。尙未留語。茲事或不承諾。侍者答後。貝克曰。孰與爾言。侍者言彼言非面主人不可。其事至要。必告主人。貝克曰。彼人失一羹匙。亦將覓我。滋可嗤也。侍者曰。言者爲女人。事關生死。貝克聞言。卽起立曰。女耶。侍者曰。然。自篋中聞之。乃柔婉。果女子音吐也。貝克遂自起近電機辨之。果爲女聲。篋中言曰。君爲密司忒貝克耶。吾幸得君滋悅。請君立至吾家。吾家爲盧林務德塞路西爾福德先生。不歸二日矣。此二日。百覓不可

得兒爲先生之女。名曰周斐訓。果君趣來。則心感大德。至於無窮。貝克既答彼姝。卽令其侍者藏魚竿。言今日不出矣。侍者曰。吾思。句貝克曰。汝趣以車至。納吾篋於車中。吾尙及此四點四十分之火車行也。外史氏曰。此案乃滋要。路西爾者。鉅富之家也。其居在小山之上。繞屋皆樹。奴隸之多如一軍。忽一日不見其主人。貝克既以車趁火車。坐頭等車箱中。凝思此老人不見之故。計能白。則爲事良佳。蓋德律風中女子之聲響益足鼓動貝克趣事之心。車至時卽得一自動機電車。云卽寨中人來迎者。遂遵大道向寨門。道中多栗樹。方花。電車嚮斜陂而上。轉過叢樹。已見高樓。路西爾之屋。本購自海西滕。海西滕式微。故屋爲路西爾所得。屋旣陳舊。路西爾別出心裁。成此華構。路西爾雖不審製造。然營構時。亦楚楚有致。樓簷突出。高樹之外。樓形旣雅。實之山。水明秀之地。位置尤不惡。車旣近門。卽疾入。停於階次。貝克入客座。已盈盈見女郎。遲客於其間。女頎頎而美。黃髮高盤如加冕焉。主客相見。女遂引貝克入於他室。行次。稱先生惠臨。感乃無藝。旣入別室。有窗可開。窗外卽芳園。室淨潔無

塵壁上均魚竿。及打毬之器。尤有兩書櫥。均名家文字。似經手澤摩挲。非復陳而不御者。几案皆高。其淨潔猶之船主所居艙。女卽移榻延坐。曰。吾乃自介紹面先生。兒卽周斐訓也。老父猝爾不見。心滋悲鬱。不自聊賴。今延先生至此。卽商是事。貝克且答且笑。見屋隅小櫬上。尙踞坐一人。女見貝克觀是人。卽曰。此密司忒老司。方爲議政院中議員。此君固識先生也。貝克先生聽之。吾近事亦不祕先生。吾今已與密司忒老司久定婚約。貝克覘男女眼光所注。卽審其有好合之雅。老司雖坐於小櫬。然二足外伸。已知其非侏儒矣。且儀觀亦偉。但覘其外。似亦剛決堅忍之人。女旣爲介紹。老司亦與貝克微點其首。女曰。老司非外人。固不必避。今當趣言吾事。吾初與老司第一次晤面。卽在其受選之時。其初與吾父爭選。今老司得而老父乃不與選。吾聞老司演說。心至傾服。於是時相過從。遂定婚約。吾父聞之。盛怒。蓋老司素非便家。但爲律師於倫敦間。顧亦非佳。茲事尙不涉此。老父罷選後。乃愈怒。遂不聽老司至吾門。並不令兒與老司通書。兒乃不能屈從嚴命。斷我兒女之情。後此吾父招一再

醮之婦。用爲吾伴。婦言。嬌也。兒亦不復遽信。先生不久。當見此婦。婦曰。拉拉得。吾亦不加深毀。但一言蔽之曰。不悅其人。而吾父則眷戀增至。自是以來。父每有事。必商之是人。父寢亦不聽吾入。後此父同此婦至倫敦遊涉。質言之。吾父已爲是人蠱矣。語至此。忽易其詞曰。先生。吾父之不見弊。或卽在此婦人之身。貝克曰。密司周斐訓。不曾告我以尊人所以不見之故。女曰。然。惟吾父自至倫敦後。靜觀此婦。頗抑抑無歡意。明日之下午。父在書室中。與士川勒言。士川勒。吾父捉刀人也。士川勒遂出。出後更入。而吾父已不之見。士川勒尙謂老人偶出耳。初不介介。書室有門。門外卽爲草場。細草如氈。士川勒謂老人散步於其上。迨午飯時。而父仍弗歸。衆乃爭覓。卒不可得。當此之時。拉拉得自言。已同吾父在倫敦成婚。則大哭跳囂。家人因是益亂。吾心亦益窘。於是更覓至一日。仍渺不可見。所以。句貝克曰。所以取鄙人乎。女曰。然。尙有一事。老司者。本居倫敦。日恆一二至。人人見之。今卽有人竊議老司矣。語至此。老司曰。蜜司不必言竊議。但質言我謀殺老人足矣。女聞言。卽曰。吾父必未死。卽死

亦必彼婦殺之。貝克先生請爲吾偵其事。貝克曰。試之。女曰。君欲觀吾父書室乎。貝克曰。然。惟且勿行。吾尙有語。士川勒之爲人何若。吾聞密司言拉拉得。卽改口曰。今宜言密昔司路西爾福德。以婦曾與老人成婚也。女聞此。稱卽愕然。以爲非是。貝克曰。請密司示我士川勒之爲人。女曰。其人殊佳。雖非聰明。然至忠懇。拉拉得來旣數日。而士川勒初甚爲禮。旣而深鄙其人。士川勒後此亦時時竊議拉拉得。謂此婦欺謾吾翁。心滋弗懌。有時士川勒尙語吾父。宜備是婦。父不悅。以爲出位而言。方吾之以電話延君。此策亦出之。士川勒語至此。老司仍坐而言曰。吾面斯人。剛三次。而殊不謂然。老司見女欲駁其言。卽曰。吾不謂然。君未以爲可。後此當有別白之時。復面貝克曰。先生大名久盈吾耳。無人不識有先生者。今日甚喜君之來。非君安能剖別此獄。且吾之所深恃者先生耳。語後卽曰。周斐訓。吾行也。吾居司塔安克逆旅中。復面貝克曰。逆旅去此可一眯中四分之一果事。涉鄙人者一呼。卽至。語已行。女送之門外。貝克方書日記。乃不留意及此二人。女歸與貝克語。然顏色聲音都變。似至無

歡。蓋老司行也。卽謂貝克曰。先生亦欲覘吾父之書室乎。遂與同行。屋旣曠廓。空氣亦佳。卽處廣廳之右。中設美製之寫字檯。地板均以香木爲之。板上不加地衣。牆作赭色。以此色愈足襯託古畫。舍此外初無陳設。檯下有電氣之爐。用以煖足。檯之右嚮。亦置電氣之機。用以吸煙。代自來火。其上多電燈。此外多留音機器。每器皆加以格俾之。勿墮。其左則爲廣廳。通此室中之門。右面臨窗。窗作法國式。開窗卽面草場。與寫字檯對者。爲大鐵櫃。可四尺見。此櫃固鐵製。然亦作赭色。乃與牆合。櫃門有紐。爲銅製。光可鑑人。貝克一見。卽神注。此銅紐將往。啟之。女曰。已鑰。吾父出時。似攜去此匙。語時。士川勒進。女曰。士川勒進耶。胡乃無聲。女卽謂貝克曰。先生。此吾父捉刀人。名曰密司忒士川勒。告我延先生者。女旣爲介紹。貝克則笑而致謝。其知己然。目光耿耿。已注射士川勒之身。士川勒者。面目周整。睛作藍色。狀非聰慧。年可三十左右。然尙有童孺憨態。於是士川勒與貝克接手。狀至親密。言曰。先生一來。則吾輩之疑團釋然。無在不出先生之賜。此時女忽曰。吾且暫入。容二君在此商略吾父事。女

爲此言以爲貝克必堅留之。顧貝克竟先起開門以延其出。女見貝克不留。卽曰。先生果有言。乞至吾室中喚取。女旣出。貝克閉門。謂士川勒曰。此女。郎風貌殊佳。士川勒曰。其美乃如皇后。語時甚切摯。且曰。以我私心。則甚憐彼妹。貝克曰。胡由生憐。士川勒曰。第一節。彼父喪也。第二節。尙未及言。卽曰。進之。此時聞有微微叩戶之聲。旣進。則士川勒忽易不悅之狀。爲歡欣徐徐言曰。密昔司拉拉得復曰。吾誤矣。應曰。密昔司路西爾福德也。遂爲之介紹。見貝克曰。此爲天下知名之偵探家貝克先生。貝克凝眸見此女人。爲生平所未經見之美麗。欲以古美人比之。二頰絳如玫瑰。睛藍而髮黃。作蜷曲身。雖未高而肥。不顯肉骨幹。停勻衣素淡之衣。旣引見。卽對二人微笑。發聲曰。有消息未也。似問士川勒。又似問貝克。士川勒曰。今尙無耗。惟不至失望。以我觀之。能得尊夫者。但恃貝克先生一人而已。語已拉拉得大悅曰。吾心滋慰。語時二妙目注射貝克。復出其如玉之纖指。接貝克手。似致謝忱。貝克者人本慈祥。拉拉得之狀似深倚仗。卽曰。人人語我不悅。吾夫以夫年高於我。我之悅之均爲金。

錢此語乃沈冤無可伸。雪夫以吾夫多金能盡以予我耶。惟吾之所愛但彼一人。今不見其人。肝胃崩裂矣。當日曾與吾夫小忤。蓋吾夫心惡其女。吾力諫之。夫乃不懌。臨行憤怒而出。詎吾卽不更見其面耶。語已秋波欲涕。復又立止不聽。淚淋但曰。吾勿論何物。盡以餉君。但乞歸吾夫。於願斯足。貝克本憐此孀。則以語慰之曰。密昔司卽悲涕。亦屬枉然。吾固不盡索謝。但能極力出主人者。匪不盡死。貝克語時。初不言爲拉拉得覓此富翁。然語氣之間已發露無遺。拉拉得聞言紅暈於頰。似解貝克之意。卽曰。今勿多言。但願先生能爲我覓得已失之夫子。語後士川勒啓關送其出。貝克此時留意士川勒。謂此絕代佳人。而士川勒能不爲迷惘。斯真有脚跟矣。士川勒旣閉關。貝克曰。今當行吾事矣。士川勒曰。先生不先需飯耶。貝克曰。待之。且主人不見時。君出門爲時幾許。士川勒曰。但五分鐘。貝克曰。君從此門出。主人亦踵出此門。不可耶。士川勒曰。否。主人苟出此門。必經吾屋。吾開窗亦必見之。貝克曰。然則出玻璃門矣。士川勒曰。吾意亦然。非出此門。必走煙窗矣。貝克聞彼佻之言。初不措意。

但曰。於是開玻璃之門外觀。則小徑蜿蜒。目力可及半咪之遠。過此則爲樹所蔽矣。貝克曰。君出此僅五分鐘。則君屋中一目亦可得見。士川勒曰。然惟轉入樹外。則吾不獲覩矣。貝克曰。今且同行。覓其迹兆。二人既出。貝克鞠躬細覓道上蹤跡。行次見有二處草根。似爲人所踐。非復人之足迹。至第三處。則辨爲橡皮鞋後跟所觸者。既觀此迹。似當時爲溼地。今已乾矣。然足印甚深了了。可辨。貝克遂問士川勒曰。主人之履。必爲橡皮所製。士川勒點首。忽見貝克踞於草地之上。以顯微鏡審來蹤。時道上有草。擘而視之。如醫生劈創人之髮。驗其痕瘡。方其劈草時。卽問曰。主人之軀重耶。貝克語時。士川勒如不聞。又問。則曰。體似非碩足。則極巨。貝克曰。此爲整整之足。印語時。卽起而前。在貝克目中。似確見有人行此。而士川勒則但視爲模糊之足印。不深辨。認貝克行經小樹林。忽見小河。然漲滿幾沒岸上。順此小河而行。可半咪去路。西爾之家已遠。竟至一樹下。貝克止足。弗前。似獵犬見獸。且撲繼又前行。行次時。時辨足印。又行可二十碼。河上有小橋。貝克凝視不已。士川勒深以爲怪。既過橋。

則又復歸其凝立之處。引目注水。徐曰。路西爾福德之尸。已得之水中矣。士川勒大驚。顏色頓變。言曰。先生已有把握。耶。貝克曰。然。吾觀此尸在此。如二人同立了。可數。何疑之有。今且勿言。先歸御飯。飯已。以人昇水中。尸歸。於是沿河而歸。外史氏曰。在此青天碧樹。鳥歌風輒之中。生此凶劇。竟藏尸於此清冷之淵。而水流徐徐。初不計其中之有陳死人。滋可怪也。士川勒既歸。言曰。先生且勿告二婦人。俟果有把握者。更言乃未晚。貝克曰。我固有把握。今可不言。飯既以人往尋老人之尸。貝克卽其所指。沒入。果得尸。尸出衣囊中。皆小石。意令尸不浮。尸漲已不復類人。面目臃腫。無度。風動樹枝。陽光下射尸面。獐廬可怖。而樹上鳥聲。仍歡樂如不之知。尸出時。士川勒曰。當徐徐以尸歸。勿驚此兩女人。貝克稱可。言曰。今當以巡官來驗此尸。於是昇尸至家。易其衣。尸目大努。則按而閉之。二手皆青腫。則以衣蔽之。始入告拉拉得及周斐訓。時母女入時。貝克則沈機而觀狀。周斐訓先入。徐徐至尸。次與尸親。頗卽長跽而哭。哭後自出。拉拉得入時。則號跳大哭。且曰。吾愛是人。永永不相見矣。哭時卽

自怨艾曰。惟彼怨我。故爾是我殺之也。據此女所言。似老人因憤而自盡者。巡官既至。卽用是言以定讞。謂是人腦筋亂。入水以沒。讞定。似貝克事已拉拉得則力挽貝克小住二日。乃極稱貝克之能。且感其德。言曰。非先生大力。吾將懸念無已時。須知生人不辨其死生。則家人何以自聊。非先生大力。將葬之水中。不納之墳中。吾卽有眼淚亦不能灑其三尺斷碑之上。此時匪特拉拉得稱慕其能。而村間男女亦無一人不稱貝克者。惟周斐訓一人獨不謂然。一日黃昏。女延貝克至其室中。貝克入時。見女方臨窗外盼。貝克入。女仍未回頭。貝克自後觀之。倩影亭亭。狀乃極美女回首。忽見貝克。貝克觀女顏色。慘白。二目盡腫。言曰。先生坐在禮宜謝先生。然吾意殊不敢謝先生之得吾父尸。巧極矣。願乃不得吾父所以致死之故。貝克曰。檢驗之官及陪審者皆云自盡。非謀殺也。女曰。吾乃弗信其爲信讞。語時女以目視貝克。貝克眼光亦不爲縮。卽曰。吾殊不能辨其事。尸出水中。且沿河有其足印。自溺無疑。卽醫者所言。亦但云閉氣而死。然人死水中。非閉氣又胡能死。卽有所疑。亦不過指甲少破。

及指節微創。此亦何至致命。女曰。然亦宜問其受創之由。貝克曰。吾亦胡由而知。檢驗者不知。偵探家亦何由知。女曰。吾以爲先生負大名。匪所不悉。貝克聞言。卽伸其二手。復聳肩而縮之。言曰。吾亦未敢文飾其聰明。偵探者猶之授童子以字母。徐徐拚合成字。第一次不合者。後當合之。吾當更爲密司留意。貝克語時。貌甚和平。女則大悔。因笑曰。幸先生恕吾罪。吾言過於孟浪也。吾深知先生高明。以戀父之故。悲不自勝。故發言無次。幸先生恕我。惟吾父死後。悉產盡歸拉拉得。先生不之聞乎。今士川勒爲書遺囑。且爲左證。此事前均未言。則僞爲親我。今忽有是言。則必拉拉得與之同謀。陷我並預陷吾父。貝克曰。家產已空。密司尙留此耶。女曰。君意詎謂吾當立行歟。吾卽槁餓以死。亦不忍飲吾父所遺之杯水及一塊之麪包。拉拉得者。心如毒蛇。非舍之而去。不可。貝克曰。拉拉得對鄙人言。密司未嘗有不特意語。女曰。彼心口非一。彼恆言。吾父一死。二人均無告。當互相憐愛。以度時光。吾則峻絕其人。貝克微徵言曰。吾亦欲密司作如是行事。女曰。今亦不欲取怨其人。但答以悠泛之語。且彼

之愛。我亦不過今夕而已。彼尙欲與我親吻。語時聲至模糊。並貝克亦不辨其爲笑。爲哭。女曰。吾將以今夕行。貝克曰。去將安適。女曰。何之皆可。必不與拉拉得同居。貝克曰。今日且勿行。吾此夕尙淹留。明日當有需於君。女曰。但是。旬女語時視貝克之面。容甚莊。似非妄語。卽曰。吾可更留一夕。語至此。貝克駢三指近唇際止。女勿言。貝克已聞有敲戶聲。卽啓其扉。見拉拉得盈盈而進。拉拉得蒙黑紗狀愈雅素。貝克旁立觀此二人相見。狀拉拉得伸手與女爲禮。言曰。吾歸矣。女作冷澀之言曰。何由遽歸。拉拉得曰。周斐訓。胡由不以禮處我。我乃愛汝等於女兄弟。不當以繼母視我。女曰。密昔司拉拉得果其語出之爾身者。尤當知我之不信。汝何由必絮絮如是。彼此都知皆有恨恨之心。則決不當僞爲惺惺之語。自汝入門。遂斷我父女之義。吾父眼瞇。我則清醒。爾目頂至踵。一周知茲爾盡得吾父之產矣。今尙不知自足。尙乃嗷嗷作愚人語。拉拉得曰。汝胡必作此痛絕之言。女曰。汝惟蓄意逐我。我明日決行。拉拉得本聞女爲今夕行。忽易明日心爲赫然。女知狀卽微哂。似覺今夕將有奇變。

此婦無幸也。卽曰：密司忒貝克延我更住一夕。明日同赴倫敦。拉拉得知神氣漏洩，將爲人所覺。卽曰：我亦甚欲留爾至明日。若明日仍能如我之意，更留數日不寧佳耶？復曰：我之寶貝吾行矣。密司忒貝克吾尤感爾厚意，留吾女出後。貝克自言曰：爾感我是中大有深意。拉拉得旣行，貝克卽曰：請密司爲老司通電。明日卽有奇聞奉白。惟密司假我以鬧鐘，定我時刻，想密司好晨起在理，必蓄是物。女曰：有貝克曰：謝密司見假。今且勿問。吾假鐘之故，惟今夕定有把握者。明日卽可奉白。是夕貝克卽留居死人之室。門內。扁室中無物，但有古畫及留音機器與鐵櫃而已。衆旣靜睡，士川勒亦睡。似死人室中有哀號聲，卽大疑披寢衣起至門外。內偵貝克啓戶，納之。士川勒曰：我似聞室中有人號聲。君亦曾否有聞？貝克笑曰：無之。士川勒曰：君胡不寐？貝克正色曰：吾方有所思。功將畢矣。士川勒曰：功畢者運佳。吾欲眠，不奉侍矣。明日貝克延士川勒在此室中同飯。飯時士川勒復笑昨夕事。卽曰：貝克先生，宵來何思之深？貝克答曰：吾方思路。西爾福德事士川勒聞言大出意料之外。心滋不悅。言